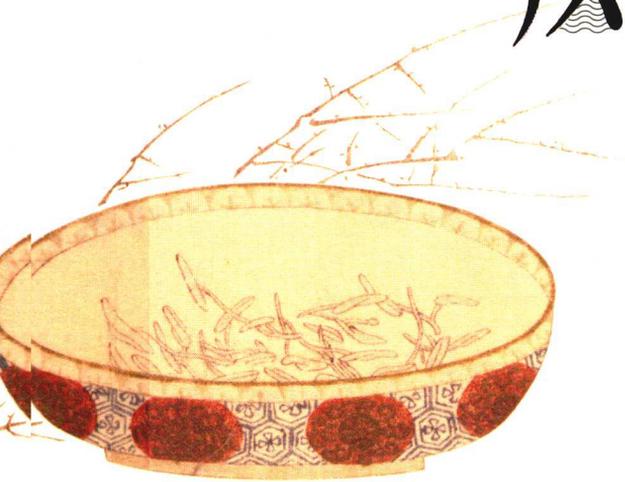


倪雪君——选编

与鲁迅 / 郭沫若 / 茅盾 / 沈从文
等多位大师一起，体悟民国风度，探究中国灵魂所在。

旧事 新知 风雨声



{ 风靡民国年间《野草》《质文》《鲁迅风》的杂文小品 }
{ 读大师经典之作 / 玩味不可复制的民国风 / 体悟独一无二的民国气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倪雪君
——
选编

旧事
新知
风雨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事新知风雨声 / 倪雪君选编.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15-5581-1

I. ①旧… II. ①倪…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481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98 千字

定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 目 | 录 |

C
H
P
P
I
E
T
I
L

刺·世·寸·铁

文人的生活苦 / 任钧 /	002
从帮忙到扯淡 / 鲁迅 /	005
拟今人尺牍（节选） / 金克木 /	007
闲居杂记 / 黄叶村 /	011
哪吒 / 聂绀弩 /	014
“奴才”与“老爷”的面孔	016
没有感想的感想 / 杜衡 /	017
文人在上海 / 杜衡 /	019
马路英雄 / 陈伯吹 /	021
黄金潮 / 郑伯奇 /	024



市侩主义 / 柯灵 /	028
乐祸篇 / 伊人 /	030
无法无天的论调 / 王任叔 /	032
谋略及其他 / 王任叔 /	035
螺室杂记（节选） / 王任叔 /	039
“眼勿见为净” / 周木斋 /	043
再论“没有法子” / 王任叔 /	045
街头杂写 / 蒋炳勳 /	047

| 目 | 录 |

C
H
B
P
L
E
T
R
3

人·语·与·鬼·话

- | | |
|----------------------|-----|
| 刮 / 秦似 / | 050 |
| “上海好不好” / 秦似 / | 051 |
| 讽刺的墨水 / 公刘 / | 052 |
| 童话与法律 / 公刘 / | 053 |
| 打倒爸爸 / 聂绀弩 / | 054 |
| 论钢笔的好坏和内分泌作用 / 廖沫沙 / | 057 |
| 狗的出超 / 秦似 / | 061 |
| 现在的聪明人 / 徐懋庸 / | 062 |
| 人语与鬼话 / 秦似 / | 064 |
|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 鲁迅 / | 068 |
| 一百元 / 秦似 / | 070 |



C
H
A
P
T
E
R
4

悲·
·
恹·
·
的·
·
矜·
·
夸

- 太平洋沿岸的军事殖民网 / 王承志 / 072
- 悲恹的矜夸 / 楼适夷 / 077
- 提倡做狗 / 木林森 / 079
- 白俄在远东 / 张明养 / 083
- 从德国说起 / 恽逸群 / 088
- 教士的工作 / 蒋锡金 / 091
- 鲁斯国宾阁下 / 秦牧 / 094
- 中日亲善颂 / 胡秋原 / 097

| 目 | 录 |

S
T
R
I
C
T
P
R
I
N
T

刺·世·杂·文

- 能言鹦鹉毒于蛇 / 黄秋耘 / 100
- 群众的意志 / 楼适夷 / 102
- 论裸体情侣自杀案 / 秦似 / 104
- 后方的捷报 / 申在组 / 109
- 申诉 / 丘东平 / 111
- 大题小解之一 / 茅盾 / 115
- 血书（节选）——读土改文件 / 聂绀弩 / 118
- 鞭子·奴才·鹰犬 / 廖沫沙 / 122
- 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
——我们果真不需要批评吗？ / 李长之 / 126
- 童匪猖獗 / 聂绀弩 / 131



C
H
A
P
T
E
R
9

论
·
世
·
警
·
言

论“第三种人” / 鲁迅 /	134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 郁达夫 /	138
关于……一切 / 傅东华 /	140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 / 沈从文 /	142
致石民书六通(选四) / 梁遇春 /	145
女子·圣人·革命 / 秦似 /	147
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 / 茅盾 /	150
奴隶篇 / 宋云彬 /	154
蛇与塔 / 聂绀弩 /	157
论娼妓 / 聂绀弩 /	159

| 目 | 录 |

C
H
P
T
E
R
7

无·事·忙·闲·谈

- | | |
|-----------------|-----|
| 阿活乐脱儿 / 郭沫若 / | 164 |
| 关店大拍卖 / 陈伯吹 / | 166 |
| 威尔斯往哪里去? / 辛人 / | 168 |
| 骷髅们的跳舞 / 白菜 / | 170 |
| 无事忙闲谈 / 郁达夫 / | 173 |
| 偶语 / 恽逸群 / | 176 |
| 偶语 / 阿大 / | 177 |
| 偶语 / 金性尧 / | 178 |
| 偶语 / 松严 / | 179 |
| 偶语 / 金性尧 / | 180 |
| 偶语 / 金性尧 / | 181 |
| 偶语 / 若木 / | 182 |
| 偶语 / 金性尧 / | 183 |

| 目 | 录 |

烈士与战士 / 王任叔 /	222
论时局 / 聂绀弩 /	224
岁寒漫笔 / 金性尧 /	228
“鸿毛论”辨微 / 孔另境 /	231
战士与乏虫 / 王任叔 /	233
智勇辨 / 孔另境 /	235
症结所在 / 不平 /	237
血祭	
——纪念“三·一八”惨案十三周年 / 周木斋 /	240
由悲痛至振奋	
——纪念“一·二八”七周年 / 金性尧 /	242

chapter 1

刺
／
世
／
寸
／
铁



文人的生活苦

...

/ 任钧¹ /

在这给不景气的暴风雨继续地狂吹乱打了好几年的现社会，除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坐在安乐椅中的特殊阶级以外，可以说，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地狱中挣扎着的。

不是特殊阶级，而且古往今来就时常以“多穷”著名的文人，自然也决不能够有什么例外，而可以不去味尝那生活的苦味之杯。

“三句不离本行”，就让我来谈谈文人的生活苦吧。

我没有特别到过西洋去吃过牛油面包，也没有特别到法国、美国去买过博士、硕士的衔头，因此，关于欧、美的文人的生活情形，严格地说来是：不懂。我不能够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无从谈起。

但，关于日本的文人生活状况，我却稍微晓得一些；虽然我并不是个“日本通”。

据我所知，在日本，从文坛的老大家们，直到一般新进的青年作家，在生活上都很感到不安、贫困……而且，文士生活的不景气的情况也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生活问题一般，渐渐地引起了社会一般的注意。关于讨论文士生活问题的文章，时常可以在新闻、杂志——尤其是文艺

杂志——上看到，甚至有些杂志还特辟篇幅，广泛地征求，披露一般文士对于目前的生活问题的见解。

至于在我们贵国呢？

远一点的，则有贫困致死的彭家煌。

近一点的，则有因迫于生活而投江自杀的朱湘（虽然朱湘的死因，据较跟他接近的人们的意见，都以为决不是那么简单；但生活的重压，也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我想。）

最近，复有初则贫病交迫，终于死而无以为葬的韩起。

像上述所举的几个事实，不过是目前中国文人之生活苦的“特写”而已；除开这些“特写”之外，还该有多少惨淡的“画面”，那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吧。

在十二月号的《现代》的“文艺独白”栏中，苏汶先生有一篇《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头会有如下的几句话：“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是的，上海（应该说是中国吧）的文人诚然要钱，而且，我也跟苏汶先生一样地，“并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但，我以为：这里所谓“要钱”，应该就是上海（中国）文人的生活苦的表现和说明，这跟一般人说的军阀、官僚等“要钱”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相同之点的。

文人的生活苦已然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那么，一般文人是怎样去应付、克服这目前的困难的呢？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只能走下面的几条路：

第一，就是死（不管是无意的“贪病致死”，或是有意的“贫困自杀”），

如彭家煌、朱湘等等。

第二，再借苏汶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出卖灵魂”。不过，要稍为加以说明的，就是，苏汶先生在前举一文中所用的“出卖灵魂”一语，似乎是仅指“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或“被卑劣的 Journalism 所影响”，而不能忠于“自己的职业”这事情而说的；但我所说的“出卖灵魂”，我以为多见多闻的读者自然会知道，其含义是要比较更广泛一点的。

但除开上述的两条路之外，也还有另外一条路。

记得日本的某文艺杂志所披露的许多艺术家对于生活苦的意见当中，曾经有一两个文士（其中一个好像是秋田雨雀）发表过一些比较特别的见解。大意是说，虽然在不景气的社会环境当中，在生活上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若把自己的目前的生活跟一般正在饥饿线上打滚的劳动者们或是失业者们的景况比较起来，又觉得还属优裕，并没有诉苦资格。

因此，所谓第三条路，我以为，就是指那些不把自己跟一般大众分离开来；反之，却无时无刻不使自己成为大众中的一员之文人所走的路而言。因为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所以才能够明确地认清，估定所谓生活苦的真相，才能跟大众一同去解决问题。

然而，走这条路的，在聪明人看来，实在不免有点傻，而恰巧文人当中又大部分都是些聪颖过人的才子，所以，走这条“傻路”的，自然而然也就不多。

虽然走的并不多；但，其为一条路，却是无疑的。

彷徨于三叉路口的文士们哟，是选定和决定我们所走的路的时辰了。

从帮忙到扯淡

...

/ 鲁迅 /

“帮闲文学”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